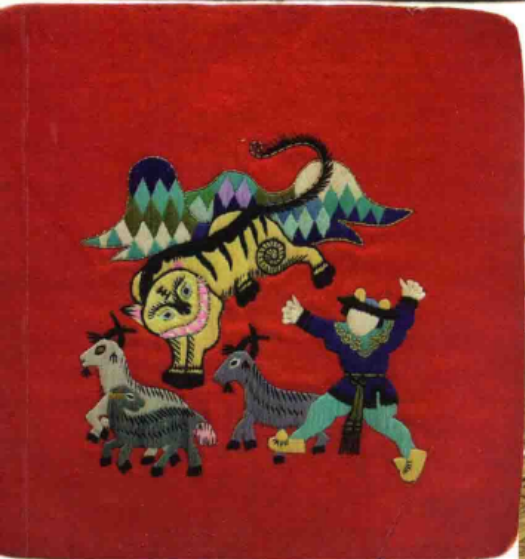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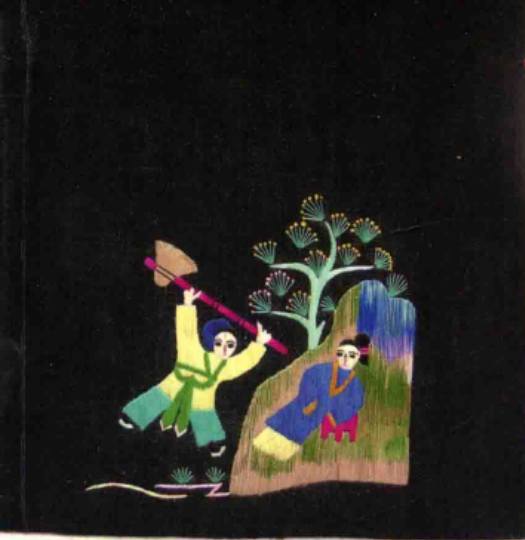


满族

枕头顶刺绣图鉴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王纪 王全 王纯信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满族枕头顶刺绣图鉴

王纪 王全 王纯信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枕头顶刺绣图鉴 / 王纪 王全 王纯信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626-07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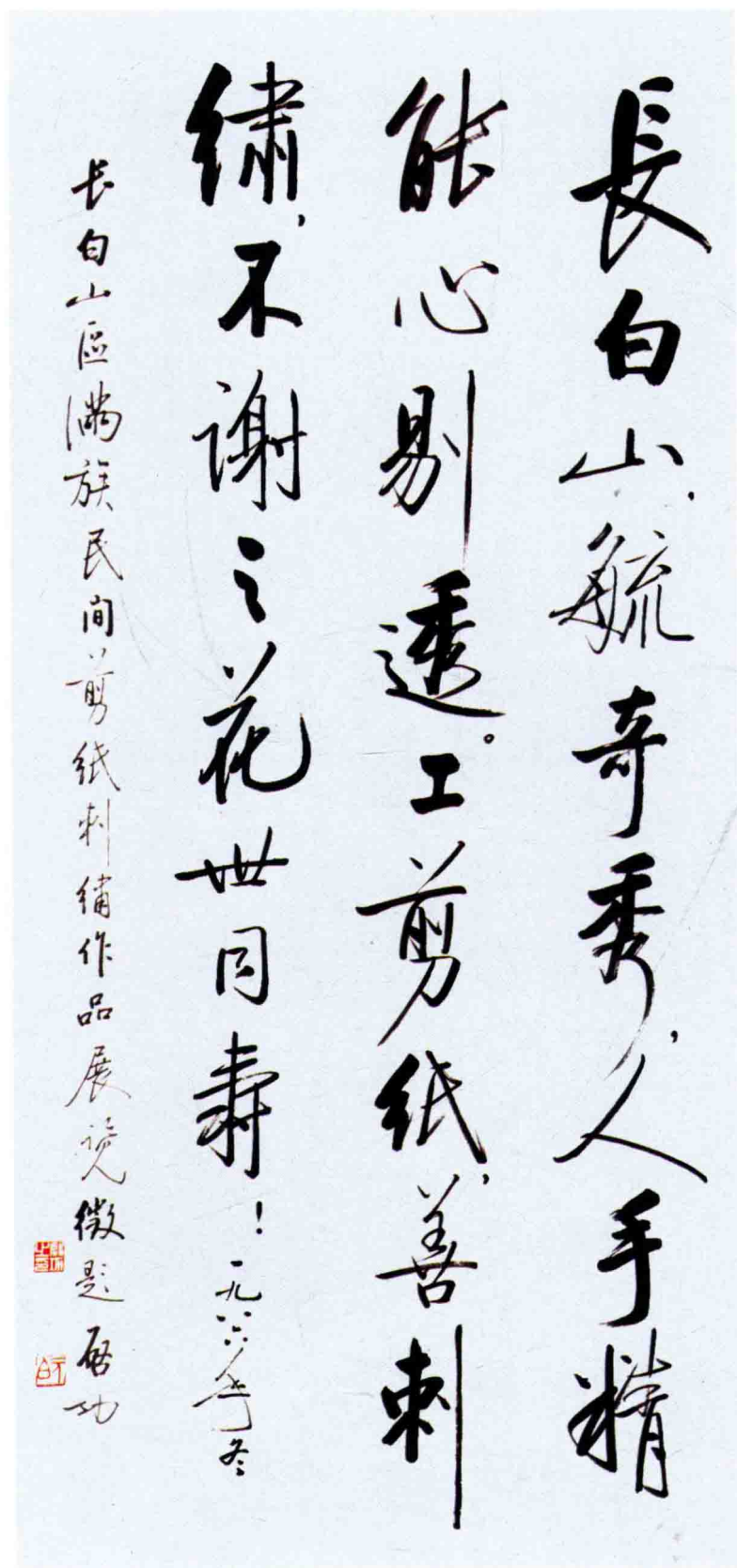
I. 满... II. 王... III. ①满族 ②枕头顶刺绣 IV. j528k89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8156号

	Manzu Zhentouding Cixiu Tujian
书 名	满 族 枕 头 顶 刺 绣 图 鉴
作 者	王纪 王全 王纯信
责任编辑	王明智
封面设计	王全
版面设计	王全
图片制作	王全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印 刷	沈阳市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7.75
字 数	160 千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26-070-8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通化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基金资助出版



启功为一九八六年冬长白山区满族民间剪纸刺绣作品进北京展览题诗：长白山，毓奇秀，人手精能心剔透。工剪纸，善刺绣，不谢之花世同寿。

启功(1912—2005年)：满族，姓爱新觉罗，字元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书画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長白山區滿族民間刺繡剪紙展覽誌喜

祖輩遺傳枕頂花，於今四百
衆爭誇滿族散處居各地，
同心團結愛國家，長白山屹
峙東北，中都盛世更繁華，
民宮倚仗得瞻仰，華夏中興
勝景嘉。

丁卯之元 長白完顏佐賢撰書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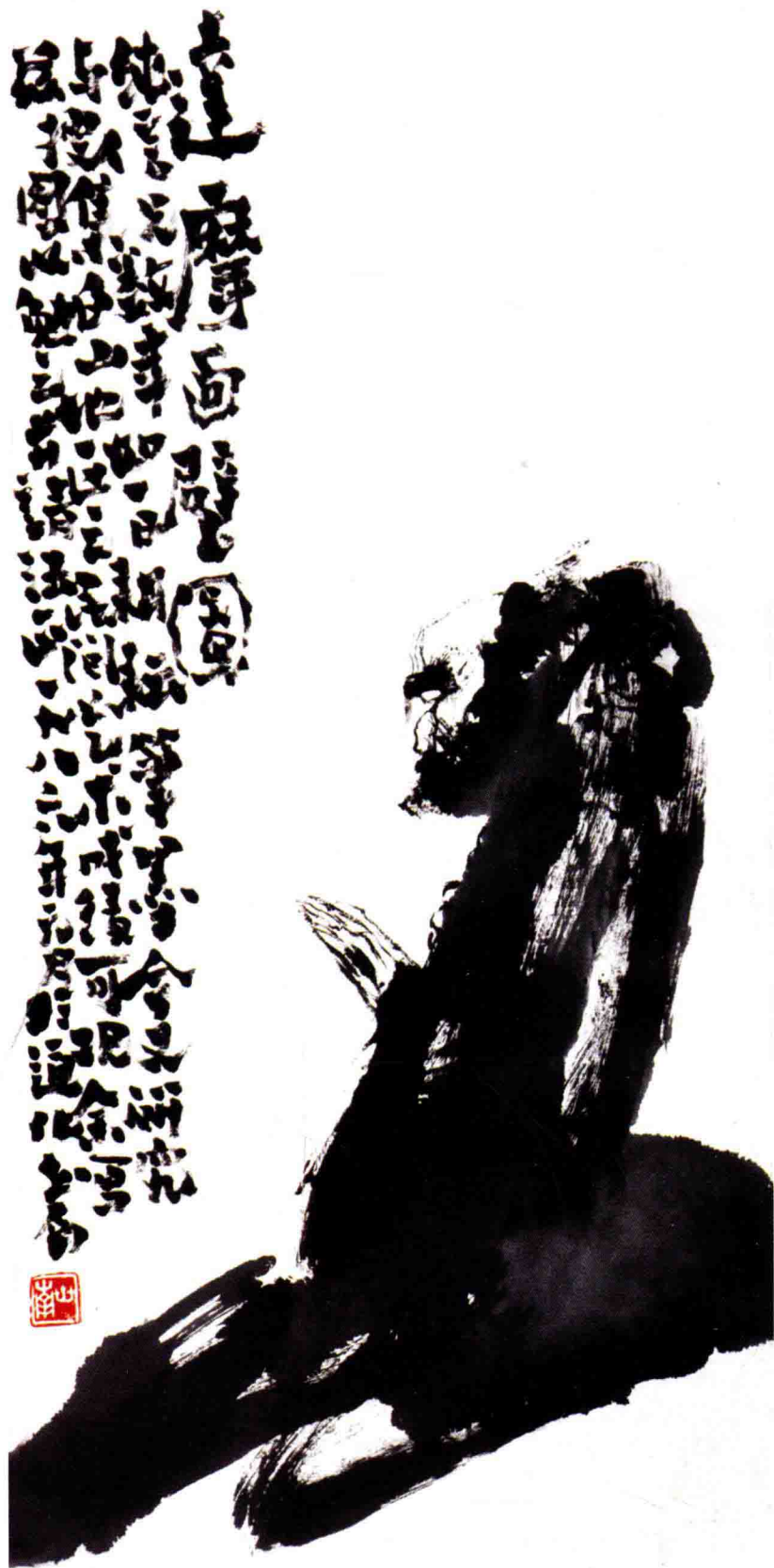
完顏佐賢題詩：祖輩遺傳枕頂花，於今四百衆爭誇，滿族散處居各地，同心團結愛國家，長白屹立峙東北，中都盛世更繁華，民宮倚仗得瞻仰，華夏中興勝景嘉。

完顏佐賢：滿族，金世宗第二十七世孫，著名書法家。



1986年12月5日，在常书鸿先生家中，请其观看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左起：常书鸿女儿常沙娜、常书鸿夫人李承仙、常书鸿、王纯信。

常书鸿（1904—1994年）：满族，杭州市人。著名画家，敦煌学专家，第一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世南《达摩面壁图》题款：纯信兄数年如一日，耕耘笔墨。今又研究与收集长白山区之民间艺术，成绩可观，余写兹图以勉之并请法正，一九八六年元月于通化。

李世南：祖籍浙江绍兴，1940年生于上海，曾先后师从何海霞、石鲁。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著名国画家。

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发现、保护、研究三十年（代序）

王纯信

我是地道的长白山人，是从小在皑皑的冰雪中嬉戏滚爬、喝着清醇的鸭绿江水、听着神秘的“人参故事”长大的。

长白山是中国的名山，是东北的最高峰。长白山是满族的家乡，相传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就是天池仙女所生；清太祖努尔哈赤少年时代就在长白山挖参、打猎。长白山是满族文化的发祥地，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满族枕头顶刺绣就是其中的精彩之笔。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挖掘满族民间美术的田野考察中发现第一对满族枕头顶刺绣之后，在这一领域的发现、抢救、研究、开发一直没有停步，转眼间，这一历程走过了近三十年，我如今已是满头白发，年逾古稀了。

（一）田野考察中的首次发现

20世纪80年代，我在通化地区群众艺术馆任分管美术工作的副馆长，有机会深入到所属的十个市县去写生作画，同时进行民间美术调查。

1982年，我由徐树林老师陪同去通化市郊治安村拜访一位民间山水画家张全柏老人，老人当时已七十多岁，老伴王和静，当年65岁，二人都在乡下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

我与张全柏夫妇成为了好朋友，话题也越来越宽泛，我着意请王老师谈谈当年结婚的习俗，当时的嫁妆。老太太教员出身，又思维敏捷，翔实地介绍了当年的婚嫁习俗。当谈到她准备的嫁妆——自己绣的十余对枕头顶时，我眼睛一亮，这不是我要寻找的满族民间美术吗？我忙问：“您当年绣的枕头顶还有吗？”她说：“都用了，早就没有了，只有一对我最喜欢的，没舍得用，留到了现在。”说着打开炕琴的拉门，拿出一个铺衬包，里面夹有一个窗户纸纸包，打开是一对纳纱几何形图案枕顶，一个上面绣有双喜字。两个枕顶间垫有一层棉花，以防磨损。

我是第一次见到枕头顶刺绣，它是如此艳丽、如此精道。这是我发现的第一对满族枕头顶刺绣，如同在通化县首次发现满族剪纸一样，“发现”的欢乐难以言表。从此，我开始了挖掘、寻找、研究满族枕头顶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的里程……

（二）1987·满族枕头顶刺绣亮相北京

满族枕头顶刺绣是清末民初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活态文化。可是，当年随处可见的这一民间艺术，今日在城乡已逐渐消失。

挖掘、寻找满族枕头顶刺绣作品、作者及技艺、传承的方式是进行田野调查，这正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工作开展的正确途径。按社会学的理念，社会学史即是一部遭受淹没的“潜历史”；按人类学的理念，其工作一为田野调查，二为了解口头传说，这些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用了四五年的时间走遍了长白山区广阔地域的几十个市县、数百个乡镇村屯，在木把的木屋里、在参地的帘棚旁、在山民的热炕上、在老妪的铺衬包里去寻找往昔的“宝藏”。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节，是我带着几位青年作者在通化县金斗满族、朝鲜族乡过的，是为了考察长白山区年俗文化。当地习俗是正月十五之前旅饭店均不开门。我们只得吃住在文化站站长家，每日冒着严寒逐户了解年俗中的民间美术遗存情况，拍照、记录。待初三往回走时，怎么也挤不上每天只有一趟的大客车，我们几人只得趟着积雪，步行十多里，赶到住在湾沟子的满族剪纸作者侯玉梅家，她套上牛爬犁拉着我们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回到县城。那天风雪交加，她戴着狗皮帽子，在前边牵着牛，我们挤坐在爬犁上，披着棉被……

如今散落在民间的枕头顶刺绣已是凤毛麟角，难以得见，历尽艰辛，寒来暑往，在民间苦苦觅寻。

至2005年，通化市群众艺术馆已收集到满族枕头顶绣品数百对，满族剪纸作品千余幅，同时撰写发表论文多篇。当年在吉林省民间美术作品展览上，通化地区的满族刺绣、满族剪纸在省里大亮相，布置了满满两个大展室，在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大会请来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杨先让教授，他看了这些作品，十分惊异、十分兴奋，在大会发言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建议我们到北京去举办专题展览。

经过积极认真地筹备，1987年2月，“长白山满族刺绣剪纸作品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这个展览由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民族与北京民族文化宫主办。展出满族实物枕头60余个，满族枕头顶刺绣130余对，同时展出满族剪纸作品116件。

满族前辈溥杰先生、常书鸿先生、胡絮青女士、启功先生、关山复先生等为展览题词，开幕式十分隆重，并由文化部副部长周维峙、国家民委副主任洛布桑、溥杰先生为开幕式剪彩，古元、杨先让、薄松年、曹振铎等美术界知名人士、满学界名人等3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开幕的前一天举行记者招待会，驻京各大媒体40余人到会，由民族文化宫主持，我作为发言人介绍了满族刺绣与剪纸的挖掘发现与艺术特色，并由四位长白山满族剪纸艺术家现场表演。

满族枕头顶刺绣亮相首都，誉满京华。

(三) 2003·建成全国首家满族民间美术陈列馆

我先后在通化地区群众艺术馆、通化书画院、通化师范学院工作。在长期从事美术教学、美术创作的同时，也从事满族民间美术的收集、整理、研究，而满族枕头顶刺绣

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时作田野的条件有了大大的改善，配备了摄像机、照像机、录音笔、电脑等现代设备。同时，也强化了收藏意识，对民间美术遗存制品予以收买收藏，枕头顶刺绣成为收集重点，接着是进行分类研究。

在多年收藏的基础上，2003年在通化师范学院建成全国首家满族民间美术陈列馆，其中设有满族民间刺绣展厅，展示了满族布枕的不同种类方枕、二人枕、耳枕、空枕、对枕等；展示了枕头顶刺绣的不同品类缎绣、纳纱、补绣、编绣、绒绣、包绣、挑花绣等；展示了不同题材的枕头顶刺绣艺术信仰崇尚枕顶、二人转戏曲枕顶、山水亭台枕顶、田园情趣枕顶、花鸟鱼虫枕顶、几何图案枕顶、书法篆刻枕顶等，在这幅不足尺的艺术天地里，展示出长白山区满族妇女的精湛才艺，使得这些已有百年历史的艺术遗存得到保存、保护，成为民间艺术的传统宝库，给当代艺术创作以无限的启迪，成为重要的艺术资源。

(四) 撰文著说，弘扬满族枕头顶艺术

三十年来，将对满族枕头顶刺绣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同步，陆续完成了学术论文《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满族枕头顶刺绣与东北二人转》、《满族枕头顶刺绣中的萨满文化》等，分别发表于《美术研究》(1997年4期)、《中国民族》(2004年3期)、《艺术》(2006年1期)。

还在出版的专著《满族民间美术》(时代文化出版社·2000年7月)、《吉林民间美术》(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萨满绘画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中专立章节介绍满族枕头顶刺绣，配发多幅彩色图片，为宣传、介绍、弘扬满族枕头顶刺绣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年，由文化部等部门主办、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中，专门调展了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精品与实物布枕，受到专家学者与观众的好评。

(五) 教育传承是有力的保护

时至今日，当年满族枕头顶刺绣的作者多已作古，健在者年龄均在80岁以上，传承人已近绝迹。如今的女孩，从小读书，毕业后或做工或务农，没学过针线活，仅会缝个纽扣而已。如今姑娘出嫁，其衣物及床上用品，无需自己动手，皆为出于商家、厂家的工业制品，所以满族枕头顶刺绣后继乏人，已成绝技。

在这一境况下，我们只得另辟蹊径，认为教育传承是有效的途径，是对满族枕头顶刺绣最有力的保护。所以，自2000年起，在通化师范学院开设了满族民间美术公选课，通过老师在课堂讲授满族枕头顶刺绣的形式、风格、艺术特色，同时放映传承人的生活、刺绣录像，展出枕头顶刺绣实物。在这一基础上，要求学生进行枕头顶刺绣图

样的临摹、创作，要求线条与涂色学生们学得十分用心，进行临摹与创作，其作业绮丽缤纷，几年来，已有3000余名学生完成了这一学习。

他们的学习所得，使满族枕头顶刺绣技艺得到普及，得到传习。使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后继有人。

(六) 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列入国家级名录

对满族枕头顶刺绣三十年不懈保护研究，终于开花结果。2007年，“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又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国务院颁发了匾牌，还由财政部拨来专项保护经费。李淑坤老人也由文化部命名为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传承人。这为满族枕头顶刺绣的后续研究与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 录

长白山满族枕头顶刺绣发现保护研究三十年（代序）	王纯信
一、满族民间刺绣简史	1
二、满族枕头顶刺绣的田野考察	3
三、满族布枕的种类与枕内的填充植物	13
四、满族枕头顶刺绣与满族婚俗	16
五、枕头顶刺绣的工具与材料	19
(一) 花样与花样子	19
(二) 针线与针线筐箩、花线本子	20
(三) 剪子、熨斗、烙铁	21
(四) 底布、裕布	22
(五) 花绷子、枕顶夹儿	23
(六) 针插、粉墨、毛笔	24
六、枕头顶刺绣的品类与针法	26
(一) 纳纱	26
(二) 缎绣	27
(三) 编纱	28
(四) 绒绣	29
(五) 补绣	30
(六) 包绣	30
(七) 挑花绣	31
七、广泛丰富的刺绣题材	33
(一) 萨满崇尚	33
(二) 神话传说	39
(三) 东北二人转故事	45
(四) 民俗风情	58
(五) 吉祥纹样	63
(六) 山水楼台	69
(七) 田园蔬果	72
(八) 花鸟草虫	75
(九) 几何图案	86

(十) 书法篆刻	92
八、满族枕头顶刺绣的艺术特征.....	102
(一) 剪、绣、绘三合一	102
(二) 互不遮拦	103
(三) 人大于山	103
(四) 打散构成	104
(五) 剖视图	105
(六) 以“地儿”配色	106
(七) 补绣无绣	107
(八) 光效应	108
参考引用书目	109
后记	110

一、满族民间刺绣简史

刺绣工艺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刺绣起源于服装装饰，最早见于记述的是《尚书·虞书》中关于舜命禹制作章服的传说，“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后世帝王所穿的衮服十二章出于此说，这是以“衣绘而裳绣”的手法、绘画与刺绣并用，刺绣随着章服的出现而诞生。

春秋战国时期，刺绣服装从只为帝王享用而流行到民间，庶民的服装及军队的战旗都出现了刺绣的纹饰与图腾。

汉代以后，刺绣技艺迅速发展，在宫廷有专设的绣画作坊；在民间则为姑娘媳妇必学的技艺。至明代形成了苏、湘、蜀、粤四大名绣，图样与针法奇丽多彩。

至清代，出现了苏绣高手沈寿等名家，中国刺绣的品类得到大发展，除了服装刺绣，在幔帐、挂屏、被面、枕头、镜套、扇袋等领域无不展现出刺绣的天地，可谓百花争艳。

枕头顶刺绣，是刺绣海洋中的一叶小舟，在漫长的岁月中漂到了艺术天堂的彼岸。

早在殷商时期已有关于枕具的记述。诗经《陈风·泽陂》中有“辗转伏枕”的句子，距今已有三千年了；《史记》中也有“陛下安枕而卧矣”的说法。从出土文物证实，那时的枕头多为木枕、石枕、瓷枕、竹枕等。汉代，已有了用纺织品制作的枕头，在民间则为布枕，绵延于后世。

满族刺绣的产生，是在能够植棉、养蚕、织造绸缎之后。经考证，满族刺绣的出现，在明代的女真时期，距今近400年。

明末时的建州女真，其纺织手工业仍为“女工所织只麻布”，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后才自己生产绸缎。“天命八年（1623年）派七十三人织蟒缎补子”（《满洲老档秘录》）。补子，即为按文官、武官的品级大小绣制在官服上的图案，文官为禽、武官为兽。这后金文武官员着装的补子，就是满族早期的刺绣作品了。

当年努尔哈赤及诸将，“身穿五彩龙文天盖，上长至膝，下长至足，背裁剪貂。皮，以为缘饰。诸将亦有穿龙文衣，缘饰则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李朝实录》），这“五彩龙纹”即为衣服上的刺绣。

以上见于记载的只是汗王及官员衣服上的刺绣，满族民间刺绣的产生及流传则是后来的事。满族民间刺绣的普及与刺绣技术的提高和汉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明代，女真人通过多种渠道和中原文化接触。

一是马市贸易，即女真人与明朝的双边交易市场，在当时的边界每月初一至初五，十六至二十二，女真人用马匹、兽皮、人参、东珠等土特产换取汉族人的铁器、陶器、绸缎织物等，刺绣制品大量输入并产生广泛的影响。

二是明朝对女真人上层社会实行羁縻（笼络）政策，致使大批女真人南迁至辽东及中原，直接受汉文化熏陶，刺绣艺术随之为其所接受。

三是女真人不断掠夺边境地带明朝汉人，“不杀一人，尽剃头发，如前耕作”（《建州闻见录》），与此同时，也有大批汉人为逃避劳役与灾荒而移居女真族所居地区垦荒种地，汉文化随之传入。

由于地理的因素、民族的因素，使满族的民间刺绣艺术，在学习汉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由于满族独特的居住习俗——对面炕，产生了幔帐刺绣艺术；由于满族独特的审美习俗——色尚白，所以幔轴穗等许多刺绣制品地子是白色的；由于满族独特的婚嫁习俗，产生了光彩夺目的枕头顶刺绣艺术……

长白山区冬季漫长、气候寒冷，生活在这里的满族先民创造了相应的物质文明，保暖的住房和防寒的衣物，枕头也要起到保暖、御寒的作用。用棉布缝制的长枕头像个口袋，里面揲满糠秕等物，睡觉时枕在头下，紧紧护住双肩，保暖、松软。重要的是，在枕头两边堵头上绣花纳朵，进行装饰，于是产生了枕头顶刺绣艺术。

枕头顶刺绣是满族民间刺绣中的最精彩部分，它形式多样、题材丰富、针法繁多、绣工精湛，传世佳作很多。这一艺术品类的形成，与满族的婚俗、生产、生活与居住地的生态、气候有密切关系，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点、民族特点的区域性文化。

二、满族枕头顶刺绣的田野考察

对满族枕头顶刺绣的挖掘、发现、研究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回顾当年的足迹，对诸多满族民间刺绣传承人的田野考察，进行了梳理、整理。

对满族枕头顶刺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是进行科学的田野考察，然后是研究与保护。当时做田野工作条件有限，手提一台如纸箱大小的日本三洋录音机录音，并拍摄黑白照片，由于没有摄像设备，留下许多遗憾。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如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一样，都是把田野工作作为重中之重。要做好满族枕头顶刺绣的保护工作，没有田野考察是绝对不行的，否则，所有保护工作都将是空中楼阁。没有田野考察，我们所有的措施就不会有的放矢。

今天，田野考察更是重要而紧迫，现在农村的迅速城镇化，使得我们的农村田野迅速变化了，田野工作具有抢救性的意义，如果再做田野考察工作，田野将荒芜，我们就不再有田野可做了。我们对民间艺术的挖掘抢救，如同一个人弯着腰，在地里一个一



王纯信访问民间刺绣能手



王全潜心研读枕头顶绣品



王纪向刺绣老前辈李素坤学艺



与民间刺绣艺术家宋春霞、张显梅在一起